

我家的“老三篇”年菜

沈嘉祿

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,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饮食习惯方面,无不受外来文化的深远影响。比如我家祖籍是浙江绍兴,即便在物资供应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,善持中馈的妈妈也要想方设法烧三大锅家乡年菜:水笋烧肉、霉干菜烧肉、黄鱼鲞烧肉。

水笋烧肉,用浙江天目山或莫干山的水笋干,在淘米水里浸泡四五天使之还软,就叫水笋。水笋要切得细,与五花肉一锅共煮时才能充分入味。春节前半个月,会有专门切水笋的师傅肩荷一张长凳,边走边串街走巷地吆喝。弄堂里大妈听到后,马上叫住他,谈妥价钱,然后将一淘箩水笋交给给他切。师傅放下长凳,长凳一头固定着一把铡刀,他将水笋批薄、压实,一叠叠渐次喂进铡刀,一上一下,嚓嚓有声,细如发丝的水笋很快就堆成了小山。这家切,那家切,天色向晚,师傅擦干铡刀,将长凳抬至肩头,吆喝一声,飘然而去。

等我上中学后,切水笋的师傅就莫名其妙不见了,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,磨快刀,细细切,倒也不差。

霉干菜烧肉已被编入上海人的味觉谱系。过年前乡下亲戚会给我们寄来霉干菜,大多整棵晒制,紧紧地绞成一股,表面凝固着点点白色盐花,细嗅之下有香气馥郁的气息;还有一种是切碎后晒干的,干菜里掺了许多笋干,是谓干菜笋。霉干菜漂洗干净,加持三肥三瘦的五花肉,酱油和糖要多加,经过数小时的历练,猪肉皮肉俱化,霉干菜吸足卤汁,味道比肉还好。

现在许多饭店还有这道菜,但都写成梅菜烧肉。梅菜专指广东梅州的菜干,与

霉干菜不是一回事。绍兴人用大叶芥、花叶芥、雪里蕻来腌制菜干,在微生物帮助下完成醇化过程,徐徐散发特殊的霉香味,在避光条件下可以存放好几年。

黄鱼鲞烧肉在今天更加难得。浙东沿海地区,以前黄鱼是寻常食材,一时吃不完,就要用古法腌制晾干后妥善保存,俗称“黄鱼鲞”。还有一种少盐而味淡的“白鲞”,是咸鱼界的爱玛仕,妙不可言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到了黄鱼鲞:“台鲞好丑不一。出台州松门者为佳,肉软而鲜肥。生时拆之,便可当作小菜,不必煮食也,用鲜肉同煨,须肉烂时放鲞,否则鲞消化不见矣,冻之即为鲞冻。绍兴人法也。”

周作人寄居京华时也写文章怀念鲞冻肉:“我所觉得喜欢的还是那几样家常菜,这又多是从小时候吃惯了的东西,腌菜笋干汤,白鲞虾米汤,干菜肉,鲞冻肉,都是好的。”

绍兴籍人家烧一大砂锅黄鱼鲞烧肉,可以从正月初一吃到元宵。鱼与肉是中国美食中两大阵营的统帅,素来井水不犯河水,但绍兴人有大智慧,让两大阵营强强联手,又犹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旷世奇恋,超越偏见,冲破门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最终成为旷世美味。黄鱼鲞烧肉冷冻后覆出大碗,切作几大块,诚为下酒妙品,即周作人所言的“鲞冻肉”。

这三大砂锅年菜烧好,置于窗台风口,让表面凝结起一层白花花的油脂。节日期间即使有不速之客在饭点造访,妈妈也不至于在厨房里急得打转了,从砂锅里各挖出一碗,回锅加热,就可上桌待客啦。

我们家还要囤点素菜,比如油条子烧黄豆芽,黄豆芽的头子弯弯的垂下来,故而被称作“如意菜”。还有发芽豆,被称作“独脚蟹”,味道极鲜,酒饭两宜。还有一道四喜烤麸,年夜饭必备!烤麸撕成不规则的小块,如果用刀切就不地道了。入油锅炸一下,逼去水分,加金针菜、香菇和木耳,再加点剥了红皮的花生米,酱油与白糖要舍得放,煮透入味,浇上麻油,就是一款具有经典意义的年菜。俗话说:烤麸、烤麸,就是“靠定丈夫”啊!

我们家还会做些酱油肉、咸肉、鳗鲞,都是霸占春节餐桌的下酒菜。邻居中的宁波籍人家,能够从故乡获得最好的年糕、糯米团以及鳗鲞、黄泥螺、咸蟹等,让大家十分眼馋。广东籍人家做的香肠、腊肉绝对出色,他们还会做几匾粉粿和萝卜糕。我至今爱吃的萝卜糕,就得益于邻居家的馈赠。镇扬籍人家必定要做满满一砂锅红烧狮子头,冷冻后备着,临时时加大白菜或青菜等回锅。有些人家还要炸好高高一叠的麻油馓子,正月里就用这泡茶敬客。山东籍人家会蒸好几笼馒头,多数是极紧实的开花馒头。大馒头,把子肉,油罗地吃到正月十五。

等我上了中学,从一个苏州好婆那里学会了做辣白菜。选一棵白白净净的胶东大白菜,洗净切丝,堆在陶缸里下盐揉匀,拆开一只口罩,得到干净纱布,将菜丝包起来扎紧,上面压一块石头,半小时后它会渗出一滩盐水。稍稍脱水后白菜丝还得加些白糖和米醋,之后码在大海碗里,切一把嫩姜丝堆在上面。锅里熬油,看它蹿起了青烟,就将半碗辣货倒下去熬成红油,等辣油冷却后再浇到白菜丝上拌匀。

辣白菜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,周边慢慢汪出橘黄色的油,赏心悦目。辣酸咸甜,清鲜酸爽,在寒寒的80年代,它是餐桌上唤醒味蕾的先头部队。



素描冬日

盛近 摄

華亭風

吴真南 书

了,似乎逐渐失去昔日的浓厚氛围。年味渐淡,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童年时光里珍藏着最浓的年味,让人一生刻骨铭心。

其实,年年岁岁,人间烟火各不同,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欢庆新春,总能品味到各具特色的年味,万般感受交织其中。

有的人认为年味就在归乡的路上。回家过年,人在归途,挤在狭小的列车车厢内,抑或是行驶在看不到尽头的高速公路上,再或是坐在飞机上俯瞰壮美故土……春运,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团聚,相同的时间段,不同的空间,不同的面孔,却拥有相同的目的地——家。家是年的方向,浓浓年味儿飘散在回家路上。

也有人觉得年味是一种相聚重逢的感觉。离开打拼了一年的异乡,踏上回家的旅程,见到久别的亲人和朋友,一声声寒暄,亲切的家乡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相聚就是年味。归乡新春暖,走在家乡的街头巷尾,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你感到熟悉而又

陌生,重逢就是年味,浓浓的乡情抚慰一颗颗游子的心。

还有人觉得年味就是对幸福生活的热爱,对未来的美好期盼。无论你在过去的一年中是满载而归,还是空手而回,新年的到来都象征着全新的开始。新年新味,津津有味,既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,实现了亲情融合,也在心理上化作一股动力,赋予你一个契机,去重新描绘和书写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。

年味,到底是什么味?年味,真有味,虽说是千滋百味各人自知,但都如同一坛陈酿老酒,越品越香,是人生最值得的“回味”。

沉浸在年味里,人们享受着过年的氛围,是一份其乐融融的温暖,是一种渗透进骨子里的传统。年味有味,是普天同庆的美好之味,每一张年画、每一声鞭炮、每一桌团圆饭等等,都是年味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,共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。

赶年集

梁永刚

当彻骨的严寒撞破腊月的大门,年味儿就如同一壶发酵的老酒越来越浓。如果说乡村腊月是一轴五彩斑斓、淳朴厚重的民俗画卷,那么红火热闹的年集就是一幅最具风土人情的水墨丹青,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散发着迷人的生活芬芳。

乡谚说:过了腊月二十三,各家都把年货办。一过小年,乡村的年集就开始热闹起来,赶年集办年货成为农人们的头等大事。天不亮主妇们就起床了,匆匆吃完饭喂好猪,把平时压箱底的衣服给孩子们穿上,只等着和乡亲们一起去赶年集。通往年集的乡村土路上,一大清早就人头攒动、喧闹不已,老的少的,男的女的,三五成群,前呼后拥,裹成疙疙瘩瘩的绳,往年集的方向进发。走着走着,不时有周边村子的人加入进来,赶年集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,熟人之间打着招呼,一张张质朴的脸上洋溢着喜庆祥和。

一进入集市,满街里人山人海,熙熙攘攘,一街两巷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货,有果菜禽蛋五谷杂粮,有衣服鞋帽日用百货,还有五颜六色的年画和春联,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讨价还价的喧闹声不绝于耳。大姑娘、小媳妇图的是实用,围着卖布匹、服装、鞋袜的摊位,摸摸这个,掂掂那个,挤得里三层外三层,心里盘算着给家人买一些过年的衣帽鞋袜。男人们则在肉架子旁转悠,目光始终停留在白花花的猪肉上,即使囊中再羞涩也要割几斤肉,让一家老小解解馋。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,从集头挤到集尾,一路上寻找着期盼已久的东西。

临近中午时,年集达到了鼎盛高潮。赶年集的人多,集面上搭起一棚挨一棚的小吃摊点,择菜剥葱,盘面剥馅,卖饭的人忙得不亦乐乎。炸油条的

守着一口油锅,用两根长得有些夸张的筷子将油条捞出来,在案板上整齐地码成垛,大老远香味就直往鼻孔里扑。炕烧饼的人站在炉子旁娴熟地擀着面,一根小擀杖在手中飞舞着,时不时敲几下案板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煎水煎包的平底锅滋滋冒着热气,焦黄的包子出锅后,用木铲装入一个个小盘里,看上一眼就让人馋得直流口水。卖胡辣汤的商贩用木勺子舀了一勺汤,故意高高扬起,然后轻轻呈流往下倒,一边倒一边嘴里大声吆喝着:“刚出锅的胡辣汤,好喝哩!”卖羊肉汤的商贩无须叫喊,身边的汤锅里咕嘟嘟冒着喷香的热气,围着白围裙的商贩端坐在案板前,将七八成熟的羊肉切得薄薄,不多时案板上的羊肉片便堆积如山。听到有人喊“来一碗冲汤”,商贩拖长了声音随口应着“来了”,随即捏了一撮羊肉片丢进碗里,抓起大勺子,伸入咕嘟冒着热气的汤锅里,舀了两大勺滚烫的高汤冲进碗里,然后用笊篱罩住碗口,将碗中的汤水倒掉,伸手从筐子里抓一大把葱花香菜放入碗中,再从汤锅里舀些汤水冲到碗里,一碗香气扑鼻的羊肉冲汤便做好了。

太阳偏西,鸟雀归巢,暮色淹没了绵延不断的人影,夕阳的余晖里,喧闹了一天的年集也落下了帷幕。此时通往村外的大路小路上,人头攒动,驴马嘶鸣,尘土飞扬,肩扛的,手提的,拉车的,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,个个喜笑颜开,满载而归。

故乡的年集是一幅喜庆红火的年画,涌动着热烈,传承着民俗,流淌着亲情;故乡的年集是庄稼人的嘉年华,以其古老的韵味和独有的魅力,把方圆十几里的父老乡亲聚拢在一起,让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人们得以尽情享受腊月的狂欢。如今,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,大小超市在乡村遍地开花,年集物资交易的功能日渐萎缩,当年万人空巷赶年集的壮观景象更是一去不复返;那些年腊月里溢满乡情乡味的年集,最终尘封在了遥远的乡村记忆里。

一捧糖果的快乐

胡志松

过年,于儿时的我而言,最欢愉之事莫过于拥有一捧花花绿绿的糖果。那漂亮的糖纸,轻轻剥开时散发的甜香,还有舌尖触碰到糖果那风味各异的甜蜜,皆是年节里最诱人的滋味,是记忆深处最温暖的一抹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乡下的年节,糖果种类还较为单一。棒棒糖是常见的,其中又以地瓜味居多。牛奶糖、巧克力、高粱软糖等稀罕玩意儿,在那时的乡村年节里难觅踪迹。水果糖算是相对丰富一些,柠檬味、草莓味、山楂味交织出简单而纯粹的甜蜜,偶尔出现的奶油味糖果,更是被我视作珍宝,小心翼翼地留到最后享用。

那时的我,最爱跟着母亲走亲访友。只因每到一家,便能收获一捧糖果,这些糖果便成了我一整年的甜蜜期待,也成了我童年最美味的零嘴。哪怕路途遥远,我也满心欢喜地跟着母亲踏上拜年的路。犹记七岁那年的大年初三,母亲要去舅舅家拜年。舅舅家离我们村有五里路,中间隔着一座小山冈。那日,天空飘起了大雪,母亲心疼我,怕路远难走,起初不愿带我去。可一想到舅舅家的糖果,我便大哭起来,执意要跟。母亲无奈,只得嘱咐我不准要背着,我忙不迭地点头答应。一路上,我起初还逞强帮母亲拿些糕点,可没走多远便没了力气,母亲接过重物,我便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。山路积雪深厚,母亲担心我滑倒,便让我在一棵槐树下等候,她先将礼物送至山下,再折回来接我。终于下了山,眼前是一片银白的平坦大路,阳光洒下,熠

熠生辉。

到了舅舅家,一入院门,喜庆的对联映入眼帘:“年丰人增寿,春早福满门。”进了屋,母亲与舅舅寒暄,我被表姐拉进客厅,桌上的糖果瞬间吸引了我。表哥表姐见我眼馋,赶忙递来糖果,我毫不客气地挑着,表姐将剥好的糖放入我口中,那甜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绽放。舅舅是乡镇干部,家中的糖果自是比寻常人家丰富且高级,许多都是我从未见过的。表姐见我欢喜,还特意用塑料袋装了一小袋给我,我将袋子揣进兜里,满满的幸福快要溢出来。

这些糖果,我没舍得一下子吃完,而是留着与同学分享。有一次,我遇见邻家妹妹,便提议用我的糖果与她交换。她拿出自家做的米花糖,那带着天然谷香的米花糖,甜而不腻,别有一番风味。我将牛奶糖递给她,她看到牛奶糖和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,眼中满是欢喜。她说她从小就爱攒糖纸,还领我去看她积攒的满满一本糖纸,每一页都承载着童年的香甜与幸福回忆。此后,我便将吃剩的糖纸都给她,她也因此常常帮我做事,我们一起上学、放学,小小的糖果,牵起了一段纯真的情谊。

岁月悠悠,许多年后,我长大成人,参加了工作。那村里爱攒糖纸的女孩,也已嫁人。不知她的生活是否如她积攒的糖纸那般绚烂美好,但童年那捧糖果带来的快乐,却永远在我心间闪耀,成为我记忆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珍宝,在每一个年节,都被轻轻唤醒,带着往昔的温暖与甜蜜,芬芳着岁月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儿时的冬天很冷,一到冬天,雪就下个没完,唯一的取暖设备便是暖火笼了。这时,母亲就把火笼从储存室里找出来,将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的,然后在坛罐里装上炭火。自从母亲教我一次后,这装炭火的活就成了我的“专利”。

每天傍晚,我会拎着火笼来到厨房,拿起两块木柴片,塞进煮饭时的锅灶里,待锅里的饭熟了,用火钳子夹出几块半红半黑的炭片放在火笼里,然后在炭火上面撒一层灰。那些炭火躲进草木灰下,像红宝石似的闪烁着微光。

“火笼壳”是用竹子编织的,将“火笼钵”包起来。火笼由细细光滑的竹篾编织而成,高约33厘米、直径约16厘米,底

下还装有一个箴制的底座。火笼的中间套有一个用土铸的盆子或者铁盆,叫“火钵”,“火钵”是用来盛草木灰和被客家人称之为“火尿”的木炭;火笼都装有易于用双手背着的“火笼耳”,那是用稍厚的竹片弯压而成,如同拱门一般的提手,侧边还放着一个火钳,是用来拨弄“火钵”里面的灰炭。

那时候我在祠堂里读村小,冬天每天早早起床,在煮粥的泥灶里烧一堆火,将用木柴烧成的炭灰夹到火笼小瓦钵内,然后用灰铲盖上热火灰,做好火笼。母亲告诉我:“千重万重,唔斗火笼一拢。”她总是预先做好一只小火笼,让我饭后带去学校。

儿时的暖火笼

钟竹意

教室的窗户用旧报纸糊着,调皮的学生抠了几个小洞,风吹进教室,不少同学仅穿一件夹衫加几件单衣,没有绒衣绒裤,穿布鞋无袜子,幸亏自带了小火笼,放在课桌子下,烤烤脚,烘烘手,才感到一点温暖。这当中,课堂间还发生过许多糗事。有一次,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讲时,教室里飘来一股与平时不一样的味道,起初是淡淡的焦味,后来成了呛人的浓浓烟味。“报告老师,小燕子的火笼子冒烟了。”一位同学

把手举得高高地向老师报告情况。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。

我羞愧得无地自容,几个同学赶紧过来帮忙,弥漫的烟雾瞬间没了,只是难闻的气味还在。好在上课的老师没有责怪我,只让我今后注意火笼的安全。第二天,出门时母亲在火笼炭火边盖上了一层土灰,反复交代说:“火笼虽小,但也能引起火灾。”就这样,提着火笼我读完了小学。

寒冬里,火笼不仅可取暖,乡下人还用来自烘干衣物。冬天天常阴雨连绵,衣服鞋子总干不了。那时没有甩干机烘干机。每晚母亲把弟姐妹们的湿尿布搭火笼上,然后放心地睡去。周围静悄悄一片,只有火笼的木炭噼里啪啦地燃烧着,

悄悄散发着它慈悲的热力,整个卧房变得温暖如春。天亮时,那些湿尿布也被烤干了,垫上干尿布的弟姐妹们在襁褓里咯咯地笑。

火笼还是乡村青年男女结婚时必备的嫁妆。作为娘家人,冬天在置办嫁妆时,一定要找会做火笼的师傅定做大小火笼合一双,寓意夫妻成双成对,家里大大小小都有。师傅做火笼时除精心特制外,还要在火笼墙的中间位置织上几圈染红的箴线,以示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。

如今,随着人们生活越过越好,电暖器、空调机逐渐取代了长年累月摸得油光发亮的火笼。但那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火笼,它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